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五十八回 眾官兵巧獲宜春王 余秀英智賺王元帥

話說徐慶等既破南昌，遂將寧王府用兵團圍住，真個如鐵桶一般。先時宜春王拱樞猶在宮中，聞得南昌已為大兵所破，知事不妙，急急帶了些細軟，預備逃走。纔出宮門，走到王府門首，已見官兵前來圍困，當時欲要躲避，已是及不及，早為官兵獲住。當即將宜春王捆綁起來，以備送交大營，打上囚車，以待將來押往京都，候武宗正法。徐慶等既將寧王府困得水泄不通，便即差人往請王元帥大兵入城。王元帥不待馳報，早已得著消息，也就隨將大兵移駐南昌城外。各路勤王之兵亦駐紮下來。王元帥入城，就南昌府衙門住下。徐慶等進見已畢，王元帥又問了些破城情形，徐慶等細細說了一遍。徐慶又將官兵擒獲宜春王拱樞的話說了一遍，王元帥問道：“現在宜春王拱樞在那裏？”徐慶道：“現在末將營內。”王元帥道：“可將他解來。”徐慶答應退出。不一會，已將宜春王拱樞解到，見了元帥立而不跪。王元帥因他雖是奸王的生父，究竟是個親王，不能以尋常叛逆相視；而況謀叛之意是宸濠所為，他不過有教子不嚴的處分，雖照例應該滅族，但此事將來由武宗作主便了，所以也不曾過難為他，但問他道：“爾既身為藩王，理應上報祖宗恩德，扶助當今佐治天下纔是正理；為何不思竭忠盡道，反而縱子謀逆？今日尚有何言？爾可知罪麼？”宜春王聽罷，大罵道：“王守仁，爾不過是小小官兒，怎管得孤家之事！天下江山須是姓朱的，何須爾來多事！今既被你擒獲，也算孤‘畫虎不成反受犬害’。好在寧王未死，將來也可給孤家報仇。若將爾擒獲，必然把你碎尸萬段！即孤家死于地下，亦斷不能饒你！”王元帥被他這一番大罵，不免大怒起來，因即喝道：“本帥本欲即日嚴加審訊，只因大事甚多，好在爾已為擒獲，俟將來擒獲宸濠之後，再一並治法便了。”說著，即命人將他打上囚車，多派心腹好看管。

一聲吩咐，下面早抬上一架囚車來，當了王元帥之面，立刻將他打入進去，用鐵索鏈好鎖固起來，便即送交大營，飭令妥人嚴加護衛。

當下徐慶又說道：“現在寧王府已被圍困，是否進內搜柑，先將離宮破去？請令定奪。”王元帥道：“寧王府既已圍困，就煩將軍率領精兵一刃進內，先破離宮，隨後再行搜柑。凡宮內一切人等，均不可放走一個。”徐慶道：“末將尚有一言回明元帥，據聞離宮當日起造之時，即處處安設消息，若不知者前去硬破，必不可行，且有性命之患。

是非熟悉離宮情形之人，不可帶領去破。末將前者雖也曾探嘗數次，爭奈未得其竅，即徐鳴皋、一枝梅等人也未必清楚。末將之意，可將余秀英傳來，元帥細細問他一番，或者他知道此中的奧妙。問明情形之後，便令他協同末將等一齊進宮，究覺事半功倍。再請焦大鵬相為佐助，其破必矣。且末將逆料，這離宮必有死士把守，隨後去破定還有一番大殺。但願余秀英深諳其中微妙，雖有死士，卻亦不甚相妨。”王元帥聽罷，當下說道：“將軍之言甚是有理，立刻命人前往城外大營，將余秀英傳來。”當下有人答應，取了令箭，即刻出城調取。

不一會，余秀英已隨著去使到來。此時余秀英卻不是道站打扮，已改了戎裝。但見他頭戴雉尾銀盔，身穿鎖子連環甲，內襯妃色戰袍，腳踏鐵頭戰鞋，坐下一匹銀鬃馬，左佩弓壺，右插箭袋，腰間掛著一個劍鞘，手執雙股鎖子連環寶劍，真是一位女中豪傑、閩閩將軍。走到衙門前下馬，當有拿雲、捉月將馬帶過。余秀英兩手提住戰裙，緩步金蓮，慢慢走上大堂。到了公案面前，口啟櫻桃，嬌聲說道：“元帥在上，末將余秀英給元帥參見。”說著跪了下去。王元帥欠身讓道：“女將軍少禮。”余秀英參見已畢，站立一旁，說道：“元帥呼喚末將，有何吩咐？”王元帥道：“非為別事，只因寧王所造的離宮，聞得其中消息甚多，機關利害，不易去破，是猶斬草仍未除根。本帥亟擬差飭徐慶等前往破除，以作斬草除根之計。又因徐將軍等不識其中微妙，恐蹈危機，因此請女將軍前來，問明一切。良以女將軍在寧王府內日期甚多，離宮建造情形，何處有機關，何處有消息，女將軍必知之甚悉。此為國家重大之事，女將軍既為功臣之奔，亦必與國家效力，將來好邀封賞。女將軍幸勿固辭，有誤大事。”

余秀英聽了這番話，當下說道：“末將既蒙元帥垂問，敢不盡末將所知者上告于元帥之前。但離宮消息雖屬眾多，機關雖雲利害，苟得其法，毫不艱難。此宮共計八門，皆有消息，內按八卦相生相克。若誤入一門，必遭慘死。所謂八門，系天、地、風、雷、山、澤、水、火。天門系按乾卦，地門按坤卦，風門按巽卦，雷門按震卦，山門按艮卦，澤門按兌卦，水門按坎卦，火門按離卦。這是外面八門。由八門可變六十四門，即六十四卦。取‘離’名宮者，以離為君德，故取此義。天門設有寶劍四口，若觸此機，人必為劍砍死。地門有箭，設使誤入，箭穿心腹而死。風門有劍，誤觸者必為劍死。山門有錘，誤入其門，必致腦漿迸裂。其余四門，亦皆暗藏利器，萬不能誤入。每一門各有死士二人把守。這十六人曾經寧王吩咐，只令他們保護離宮，雖有敵兵殺至宮門，亦不必出外抵禦，所以今日王府被大兵圍困起來，也無人出來御敵。這八門一破，內還有六十四門，皆藏有強弓、硬弩，誤入一門，便萬弩齊發，斷不能逃走出來。即使未嘗誤入，到了裏面，也須認定方向前去，偶不小心，誤走方向，仍然觸動消息，因內裏路皆如螺絲周轉曲折，頗難認識。只要將外八門、內六十四門破去，及至離宮毫無阻礙了。”王元帥道：“據女將軍所言，這離宮是極其利害了。女將軍既知其中利害，必然能破此宮。

本帥之意，便請女將軍隨同各位將軍前去共破，何如？”

余秀英聽了此言，心中暗道：“徐鳴皋現不在此間，我與眾人前去，原無不可。但破此離宮也是一件極重大的事，極重大的功勞，雖然由我作主，將來功勞自然我為第一；而鳴皋既為我之夫主，我豈可攘奪其功？必得將此功推在他身上，方是道理。而況當日玄貞老師也與我言過，令我幫助鳴皋立功。今既有如此大功，何能不讓與他？況自古以來，奄隨夫貴，斷無夫隨奔貴之理。我若將此功推讓與他，他將來得了封賞，即是我得了封賞；他之榮貴，便是我之榮貴。我又何樂不為？還有一層，他現在將這離宮破去，隨後不但上邀榮賞，也可大震聲名。我何不如此如此，請元帥將他調回一齊前往，有何不可？”獨自沉吟了半會。

王元帥因他不語，便又問道：“本帥方纔所說的話，難道女將軍尚有什麼為難之處？如有為難之處，不妨與本帥說明，大家再為斟酌。”余秀英聽了此言，正中己意，因答道：“元帥之命，焉敢固辭？惟夫主徐鳴皋遠在南帶，末將去破離宮，頗多不便之處。

是非夫主同行，各事纔得方便。只因這離宮，末將一人既不能破，而欲與各位將軍並力同行，末將甚有難言之隱。若不去，又不敢違元帥之命；若欲前去，又礙于夫主不在此間。若請元帥將夫主調回，南帳亦系重大之事，不可暫離該處。所以末將沉思熟慮，竟無良策，因此沉吟不語，左右為難。元帥如有善處之法，末將當立刻效力便了。”不知王元帥聽了余秀英這一番話，想出什麼良法來，以便余秀英去破離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